



在高崗上

忽炎烈

直覺地一股清涼直貫心脾，隨即又化作一條小蛇滑過脊背，然而這陣寒顫打得並不令人瑟縮，倒像朝覲聖地前的淨身一想抖落那一身的塵俗。

當我定神環顧這片園地，想找回一絲往昔的足跡，那曾經在夢中縈迴，在記憶裏飄蕩的山岡，依然熟悉。雖然我不能像林語堂一樣自豪地說：我是山地的孩子，但是我卻要說：我是心屬於山的孩子。

兒時我常常躺在古屋的瓦頂上看天、看遠處迷濛的山巒——這該是大千先生筆下那瀟灑的一抹吧！那畫面正如長大後才學會的一句話「山在虛無縹緲間」，然而幼時的天真浪漫，總以為那就是神仙住的地方，就是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王國，永遠瀟灑着神煙，似有似無不可捉摸的地方，雖然當時我沒有那股拋下書本，獨入山林尋師學藝的豪氣，卻也天天守着他編織着屬於自己的童話世界，許許多多奇幻夢想就在那座山巒上產生了。

稍長，我終於進入了那座如夢的仙山，那是一次神密又令人心悸的探險，然而兒時的幻境卻已不在，只有那望不斷而又深邃黝黑的樹林，遮暗了童齡明靜的心湖。此時我已學會了「少年不識愁滋味，愛上層樓，愛上層樓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了，望着這闌無人煙的山野，年少早熟的憂鬱情愫油然而起。春天，想乘那

一碧新綠共染生氣，卻是春寒拗人意；夏天，想一賞澄心的清涼，卻見滿佈塵泥的萎葉雙垂臂；秋天冬天，更是遍野的黃葉伴隨著止不住的蕭索攪住這座山岡。再有，就是那一襲涼衫在孤零零地飄動了！

夢與幻想籠罩我整個青春無知的歲月，也籠罩了那座滿覆相思樹林的迷濛山岡。

二年前的夏季，我來到了這座山岡，那是一個過渡，也是一個開始，清新的涼風，鮮嫩的綠草，碧綠的湖水，煙雲繚繞的山巒和那採摘滿懷的野草莓，這一切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，雖然只有那匆匆的一瞥。然而那沈澱與浮升的記憶卻在心中抉擇，不斷！

今天我又登上了這座高岡，依然是這樣清涼，啊！這才是人間仙境！回望漸漸遠去的交通工具，竟覺「這個東西」不該出現在這裏，應該是一匹馬吧！一幅躍馬馳騁的景象使我想起青海的大草原，這兒就像是他的縮影，和身躺在這片草原上望悠悠的雲，心靈的寧靜與安詳無何能擬，就這麼躺着吧！擁他入夢，再也不沈澱了，我開始感覺到一隻溫暖的手臂在撫慰我那曾經弄皺了的心湖，我想高喊：我是永遠屬於山的孩子！

也許當我再回那座伴我成長的相思山岡時，已不是少年時的心境了，因為我又登上了另一座更高的山岡，或許這就是成長的心路吧！

祖父與我

涂加芬

鐘，滴嗒滴嗒的響著，卻留不住一分一秒；我，聲聲的呼喚，卻也留不住可親的祖父，我不懂，人為何要生？為何要死，徒增一分喜悅及無限哀愁而已。我難以忘懷那一情一景——我與祖父朝夕相處的日子。

幼時，我是爺爺的洋娃娃。只要爺爺出去散步，一定推著我的娃娃車，走遍大街小巷。童年時，每天傍晚，爺爺一手牽著我，一手牽著妹妹，遊歷各地。至今鄰居還能依稀記得那一大兩小的身影。隨著我的長大，也帶給祖父衰老，這時已不再是一大兩小的身影了，而是兩個大女孩中，一位佝僂的老者。祖父晚年失明，不願再出去散步，於是每個傍晚，我們聊天。

小時候常頂著午後的烈日與同伴在巷子裏玩。到了傍晚，見到祖父拿著柺杖出來，一群人就跟著他到處遊歷了。有時只是繞繞大馬路，有時卻意外發現了小公園。祖父就像個孩子頭，領著我們走過附近的大街小巷，玩過附近的幾個公園。早上我和妹妹上學時，有時也是爺爺陪伴著的，不過當我一、二年級時，爺爺可以送我們到校門口，四、五年級時，便只能走到半路上。

等我上國中，祖父完全失明。偶而還能信任我和妹妹牽扶著他在家附近的巷子裏散步。但是常常的缺乏運動使得後來兩腿也漸無力行走。在那尷尬的、對父母常具反叛性的年齡時，祖父便成為我最信任的長者。祖父以他豐富的閱歷開導我，鼓勵我。他最喜歡的事情就

拿我得到的獎狀給他，他總是珍惜的摸摸鏡框說：「再加油。」自從我上了國二，因為父母怕晚上大家都睡著時，爺爺上廁所發生意外，便在床前放置一個便器。每天早上我總是第一個去找爺爺的人。因此清理房間，就成了我的責任。祖父也喜歡我為他清理房間；利用這段時間，我們仍可以談談話。尤其上了國三，有時早上要晨考，必須提早到校。但是我實在不忍心提早離開爺爺，因為接下來對他又是沈寂的一天。因此我總是遲到，趁老師不注意才溜進教室。早晨雖然忙碌，卻也十分快樂。

歲月不饒人，爺爺一天一天的衰老下去。除了雙眼失明，雙腳軟弱以外，雖無大病，但是可以見他像是一部老舊的機器，轉不動地衰弱下去。在白天爺爺是很無聊的，父母上班，我們兄弟姊妹上學，一天裏聽到的只是隔壁放太大聲的收音機聲音，所以他只有睡覺，結果晚上大家要睡覺時，他的精神却很好。因為我和妹妹還是中學生，有時為考試熬夜，還可以陪陪他。

他去世的時間是那天早上七點鐘，我正在刷牙。看見父親流著淚走來，真把我嚇了一跳。父親一直說不出話來，我衝進祖父房間，只見祖父安詳的睡著了。我一聲聲的叫他，卻再也喚不醒我親愛的爺爺了。我多麼希望他只是睡著，多麼希望他聽見我再叫他；多麼希望他只是在跟我開玩笑裝做沒聽見；但是醫生說他走了，再也不回來了。從他去世的那一刻起，直到當晚入殮前，我時時盯著他，幻想像書中說的那般，他又走回來了。但是始終沒有，他仍是睡得那麼安詳。久久我不能平息失去爺爺的哀傷，我怕聽見他房裏掛鐘的聲音，我怕看見那熟悉的柺杖，怕聽見別人推動他籐椅的聲音，因為這使我想起我最親愛的爺爺，因為這又將惹起我流不完的眼淚。我的祖父，曾經是和我那麼息息相關的人，竟因衰老而離我永別。死？究竟是為什麼發生的呢？爺爺房裏的掛鐘仍噹、噹地敲著，卻聽不見那熟悉的數幾下的聲音了！